

大易集義

十九

大易集義卷第三十五

三三三 坤下  
離上

伊川先生曰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  
所以繼大壯也為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  
於地升而益明故為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一作  
義也凡物漸盛為進故彖云晉進也卦有有德者  
有无德者隨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  
云利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漸  
是也隨卦可見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晉之

明盛故更不言亨順乎大明无用戒正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問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  
以晉程傳云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壯盛則必  
進某竊謂物進而後至於壯盛既壯盛則衰退  
繼之矣今日壯盛則必進此義未詳先生曰物  
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者各隨其事  
而言難以一說拘也且以十二月卦論之大壯  
之為夫夫之為乾豈非壯而後進乎至乾乃極  
而衰也

東萊呂氏曰晉者進也所以次於壯者蓋言進



之道必先有其壯然後可進以卦躰而言明出  
乎地光輝發越所以爲進盛也然以爻義而言  
晉以柔順之臣附麗乎大明之君則道德之光  
被乎四表所以爲盛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伊川先生曰晉爲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躰順  
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爲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  
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  
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車馬重賜也蕃庶衆多也  
不唯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

三十九

易文三五

二

禮

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  
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外高顯受其  
光寵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  
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蓋其  
爲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  
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爲六四之柔進而上  
行以至於五占者有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  
康侯似說寧侯相似用錫馬之用只是個虛字  
說它得這個物事晝日是邦上卦離也晝日爲

之是此卦

東萊呂氏曰夫以在下之諸侯受寵於君錫馬之蕃庶至于日三接是爲進之盛也然康侯二字最當玩味常人之情徒以進而受君之寵居君之位爲盛殊不知惟康侯方足以爲盛夫康侯者懷才抱藝足以安天下若非康侯而虛受其寵適以自媿何者康者盛之本而外此皆其末也今之學者誠能修康安之業先有以盛於已則雖不期於晉盛而錫馬之蕃庶自不能違雖然進而受寵此特臣之盛不言君者何故

三而三

易卷之三

五

蓋君以能用賢爲盛能以蕃庶之馬而錫安康之諸侯則爲盛矣田野闢人民治侯之康者也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伊川先生曰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於地益進而盛故爲晉所以不謂之進者進爲前進不能包明盛之義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於離以順麗於大明順德之臣上附於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位明而順麗爲能待

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爲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  
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  
之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享  
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於天子不曰公  
卿而曰侯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  
下而順附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 易傳

龜山楊氏曰柔進而上行臣進之盛者故有康  
侯之象焉侯有君道者也順而麗乎大明故用  
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馬地類坤象也明出地  
上晝日之象也問國之富以馬錫馬蕃庶其厚

三六

易集卷五

四

之也晝日三接其親之也鄭武公父子並爲周

司徒其三接之謂歟

自晉康侯至此易說

藍田呂氏曰晉進而之于貴也明出地上順而  
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皆進而之于貴人臣進  
受君寵之象也康美也安也如記所謂康周公  
以賜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君寵之多也明  
出地上晝也歷三陰而至離之明三接之象也  
漢上朱氏曰明出地上進而不已至於盛明故  
曰晉進也明出地上此合離坤兩躰言晉也晉  
自臨來蹇之變也離者坤易乾也離爲明白六

五之言爲大明乾陽爲大也人君有明德居尊位照天下之象坤順離麗也人臣之道主於順而不知其所麗則其道不能以上行順而麗乎大明然後蹇六三之柔進而與君同德故曰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此以六五一爻言晉也五爲天子四爲諸侯康褒大之與禮記康周公之康同六四進而之五以諸侯近天子之光王明而受福九五用是降心以褒大之錫馬蕃庶也乾變坎爲羨脊之馬坤變乾爲牝馬坤爲衆蕃息庶多言不一種也周官校人天子十有

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錫馬蕃庶亦進之意也日在中天爲晝良爲手坤三爻三接三極數也不唯錫予又親禮之大行人之職諸公三饗三問三勞書日訪問之時三接極盛之禮所以康諸侯者至矣非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何由至是哉故曰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此以六五兼兩體而言處晉之道或曰午爲馬火畜也故古者差馬以午出入馬以日中而說卦以乾坎震爲馬何也曰乾離同位日與天同躰金與

火相守則流以五行言之火為馬以八卦言之  
乾為馬觀諸天文七星為馬離也離者午之位漢  
中之四星曰天駟東壁之北四星曰天廐建星  
六星曰天馬乾坎也房為天駟東一星為天馬  
震也故馬以三卦言之昔者國有戎事各服其  
產而異北之馬獨為良馬者乾也震為龍其究  
為犍犍乾也辰為角亢與房及尾共為蒼龍之  
次故馬八尺以上曰龍世傳大宛余吾之馬出  
於龍種龍飛天者離也馬行地者乾也而馬政  
禁原蠶蠶以火而浴龍星之精與馬同氣察乎  
之以進

釋卦名義明出地上以卦象卦德卦變釋卦辭  
新安朱氏曰晉進也

東萊曰晉之為義惟在下之賢以柔順麗乎大  
明之君而得以上行所以謂之晉盛大抵君臣  
之間惟降志以相接則治可日彰德可日明若  
在下者方命在上者驕亢則治與德俱退矣惟  
是上柔順以接下下柔順以輔上則為晉盛故  
柔順二字最當玩味非特君臣之間為然學者

欲進德脩業亦必於柔順上求若不柔順則矜  
已自大德日益晦矣故傳說戒高宗曰惟學遜  
志遜之一字其入道之門乎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伊川先生曰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違昭其度也  
君子觀明出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  
德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已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  
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已故云自昭易傳

龜山楊氏曰自昭明德所謂明明德也易傳

漢上朱氏曰乾曰自強晉曰自昭二者自己爲  
之人力无所施天行日進誰使之哉明德者已  
之所自有也進而不已其德自昭如日有光出  
則被乎萬物非有心於昭昭也易傳曰去蔽致  
知昭明德於已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  
也

新安朱氏曰昭明之也

東萊呂氏曰晉象之義學者最當體會且如日  
出于地烜赫光明凡舟車所至无不照也人之  
一心其光明若是若能擴而充之則輝光絜爛  
亦日之明也然人有是明而不能昭著非人昏



之是自昏之也故曰自昭明德蓋昭之於外亦是自昭非人昭之明出於地而照于四方容光必照萬物皆被於光輝在常人必眩耀而不敢正視反視其身若螢燭之光君子則知此明之不在外本自具足故自昭明德而已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伊川先生曰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

三六二 易又三十五

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獨行正者无進无抑唯獨行正道也寬裕则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晉之初正必見摧故摧如不容  
貞吉也未孚於人或未見聽寬以居之乃无咎然  
初六有應在四居下援上未安其分故曰未受命  
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晉如其進也摧如其退也居晉之  
初量而後入无心於進退者也雖進退无常獨  
行正而已故正吉在下未受命者也故罔孚裕  
无咎孟子曰我无官守也我无言責也則吾進  
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之謂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明進之始故晉如以陰居乎

三四四

易文三十五

九

游

至下未遂其進故摧如至柔居下或晉或摧宜  
无所立矣然順而麗明獨行乎正故皇居物之  
下當事之始物未信也故罔孚四離正應以順  
麗明不獨係四裕而不狹乃无咎也未受命者  
所麗在離之全躰未以四應而偏受命也

漢上朱氏曰晉之始見有應則動而進故晉如  
動而九四不應知其不可進則自抑而退故摧  
如摧者抑其動也始進未孚戒在不正以求四  
之知唯獨行正道乃獲貞吉積誠不已未有不  
孚者故曰貞吉罔孚初坤躰順其進也不汲汲

以失守其退也不悻悻以傷義綽然有餘裕卒  
歸於无咎故曰裕无咎然裕无咎者以進之始  
未受命也若已仕而有官守上不見信不得其  
職致為臣而去可也裕安得无咎四良為手受  
也巽為命初動震見巽伏未受命易傳曰若夫  
有官守而不孚于上廢職失守以為裕則一日  
不可居矣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欲進見摧之  
象占者如是而能守下則吉設不為人所信亦  
當處以寬裕則无咎也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

三十五

易卷第五

十

成

命○問晉卦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先  
生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  
明故又曉之○摧如愁如易中少有此字疑此  
爻必有此象但今不可曉耳

東萊呂氏曰初六居晉之始大抵天下之理有  
進必有退有榮必有辱不待進極而後有退當  
進之初已有退之理不待榮極而後有辱當榮  
之初已有辱之理故曰晉如摧如然常人之情  
進則牽制於富貴退則隕穫於貧賤於此之時  
為不能以正故處晉之初惟正然後吉罔孚

裕无咎人之始進於其上誠未孚意未交惟是不急迫然後能免於咎象獨行正也獨字最有深意進亦守此正退亦守此正不爲所牽裕无咎未受命也孟子言我无官守我无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之謂也時未可退安其位而不妄動亦裕也伊川曰事非一槩从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此最是伊川會看易處意在言外學者須識時字盖不識時則未受命時優游寬裕受命後便急迫盖理會時字不得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作順之德非強於進者也故以進爲可憂愁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故云晉如愁如貞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盖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如之寵祿受介福於王母也介大也。受茲介福以中正之道也人能守中正

之道久而必亨况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進而无撓多失於肆故愁如乃吉六  
五以陰居尊故稱王母俱以柔中故受福可必也

說易

龜山楊氏曰順而麗乎大明晉之時也明明在  
上而六二以柔順中正處乎衆陰之間而獨无  
應焉是明不見知也小人相與比周而君子不  
見察則乱將作矣能无憂乎哉故曰晉如愁如  
然居中履正僚其位而行則明雖不見知問神  
之至幽者其福之矣故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詩  
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以景福此  
之謂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晉如進而之明也愁如上无  
應也六五以柔居尊王母之象也王母祖母之  
稱婦人之尊也二五俱无應而皆處中正以中  
正相感而不以它故受茲介福也

漢上朱氏曰六二得位居晉之時而五不應故  
晉如愁如二至五有離目艮鼻坎加憂頓蹙之  
象故愁如言進之難知道未行爲天下憂之然

守貞則吉王母六五動也柔得尊位五動成乾  
乾為王坤為母王母也數親自二而上二為已  
三為考四為祖五坤祖之配也故祖母謂之王  
母二雖難進无援於上然柔順中正履貞不回  
久而必孚况同德乎未有五不動而應之者故  
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五動陽為天介大也二中  
正五動亦中正是以二受五之福故曰以中正  
也

新安朱氏曰六二中正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  
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而受福于王母也王

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者  
皆其類也 本義問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王母  
指六五以為享先妣之吉占何也先生曰恐是  
如此蓋周禮有享先妣之禮

東萊呂氏曰六二以陰居陰而自進上无正應  
當此之時最難於進六二乃以柔恬淡自安  
於位故人見其有進之才而居於下乃為之愁  
夫以柔而居中正本非所以有愁此愁乃人愁  
之非六二自愁晉如愁如為六二之交位而發  
也然又謂之貞吉者蓋大凡人觀憂愁怵迫之

時未有不變其所守而失其節今六二和柔懦不能進故守正而不貪進所以吉然雖懦弱在下无所應自守於正不充詘於富貴不墮獲於貧賤而六五終亦自與六為應而受福於六五矣王母乃六五也以陰居尊位乃王母之象象曰以中正者蓋言受其介福只緣能居中而守正蓋貞吉二字當困阨之時最切要當困阨而不貪進終有進之日何者正道无不通之理苟不安所守終不能得進之道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三四

易義三三五

四

葉明

伊川先生曰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咎

一作咎

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為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况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亡蓋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上行上順麗於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蹇九四不為衆信則取悔可必若

志應在上晉為眾允則悔亡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在坤體之上以陰承陽順之至也順而麗乎大明雖不當位眾允之也故悔亡 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為眾三不當位眾所未允宜有悔晉之時三陰在下同順乎上三順之極而有應三志上行則一陰因之得麗乎大明上九應之成允允為曰三得正眾允之也眾允則悔亡此大臣因眾之順而效之上者也以此居位雖柔必強何憂乎不得其任哉

新安朱氏曰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為眾所信而悔亡也眾允象也悔亡占也

東萊呂氏曰六三欲上進輔乎大明之君下二陰以類而順從之此眾允所以悔亡也爻驗之以眾象折之以理此一爻最難看以訓詁言不過曰當晉之時得眾之允者斯可亡悔殊不知所允者何人且如陳仲子廉眾皆與之鄉原之德一鄉與之又如王莽在漢闕下之人皆謂周公再出使從當時之人則安得无悔然不可如



此看當於允字上看允者志之至當者也當則  
可以亡悔傳云衆所允者必至當也允之一字  
非是其秘然自信乃人心所同然處若虛聲相  
鼓非所謂允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以居九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  
貪據其位者也貪處高位既非所安而又與上同  
德順麗於上三陰皆在已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  
忌之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晉如鼫鼠貪於非據  
而存畏忌之心身固守此其危可知言身厲者開

有改之道也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  
高位則為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危可  
知也並步傳

橫渠先生曰鼫鼠為物貪而畏人體陽在進反據  
陰位故動止皆失與六三之義為相反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晉而麗乎險鼫鼠之象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當明進時以陽陰又處四  
陰之中下應於初進退失守如鼫鼠然位不當  
者也守是不變取危之道

漢上朱氏曰鼫鼠子夏傳作碩鼠碩大也艮坎

為鼠陽為大鼠晝伏夜動者也坎為加憂九四剛而不正處晉明之時竊據上位憂畏而不安碩鼠也大明在上三陰進而麗乎明四處位不當而不知退於正為厲知非而去未失為虞丘子也

新安朱氏曰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故為碩鼠之象占者如是雖正亦危也

東萊呂氏曰九四此一爻最見小人貪進患失之情狀蓋以九居四不當其位小人之象也然居近君之位是得寵之小人也夫以小人而見寵於君才不勝位下又為三陰所迫常懷憂懼惟恐其進蓋小人貪寵之心切故也然則處四之時當如何曰去一已貪進患失之私心擴推賢遜能之公道則可矣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

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夫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盡天下之公豈當得一作復用其字私察也○以大明之德得下之附推誠委任則可以成天下之大功是往而有福慶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進而遇陽故失得不恤而吉也位不當必有獲悔吉則悔亡

龜山楊氏曰不當位悔也以柔居之能不有其位者也故悔亡悔亡則失得勿恤矣六五尊位也柔進而上行猶患失之之時也苟不以直道

自居而務為持祿保位之謀其能失得勿恤乎從斯以往何不利之有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居明之中二陽所麗躰柔處尊物之所歸故往吉无不利也明進之時而躰陰柔宜若有悔柔居二陽所麗之間而下无應宜若恤失得然二陽所麗物之所得故悔亡而失得可勿恤也

漢上朱氏曰六五柔不當位有悔者於進德為失不剛故也坎為加憂卹也五能舍已往而從上九上正其君於道柔者剛矣則悔亡失者得

而坎毀故曰悔亡失得勿恤五明之主患在於  
矜智遂非以失爲耻故戒以失得勿恤不憚從人  
不留情於既失則往正而吉无不利邦國之慶  
也悔者亡失者得憂者喜慶之謂也陽爲慶故  
辭曰往吉无不利象曰往有慶也易傳曰不患  
不能明患其用明之過故戒以失得勿恤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陽宜有悔美以光明在上  
而下皆順從故占者得之則其悔亡又一切去  
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无不利也然亦必  
有其德乃應其占耳本義問晉卦六五悔亡失

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伊川以爲六以柔居尊位  
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亡下既  
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  
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  
无不利此說是否曰便是伊川說得太深據此  
爻只是占者卜得此爻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  
亦无所不利耳如何說道人君既得同德之人  
而委任之不復恤其失得如此則蕩然无復是  
非而天下之事乱矣假使其所任之人或有作  
乱者亦將不恤之乎雖以堯舜之聖皇皇益稷

之賢猶云屢省乃成如何說既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為豈有此理且彼所為既失矣為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无此等說話聖人所說卦爻只是畧說過以為人當着此爻則大勢已好雖有所失得亦不必慮而自无所不利也聖人說得甚淺伊川解得太深聖人所說短伊川解得長久之又云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教是莫管它。如士人發解做官這個却必不得只得其所當為者而已如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似失得勿恤此說失也不須問它得也不須問它自是好猶言勝負兵家之常云爾此卦六爻无如此爻吉

東萊呂氏曰六五既得尊位又為離之主明之盛者也其明如此其處必无一毫之悔但恐用明太過慮事太詳恤其失得而凡事遲疑故聖人教之曰以爾所見一无可悔不須更顧慮得失但據所見而往則吉无不利也以柔在上能接在下之賢而在下之賢又能順輔所以能亡其悔大抵人君之躰若屑屑親細務而恤其得

失以此爲明察安能无不利惟夫儼然在上摠其大綱委任大臣而失得勿恤在下者得盡心力爲之則无往而不利故書稱文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皆是失得勿恤而委之賢能者也宜其當時无往而不利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身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爲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晉

三、四八

易卷之三十五

二二

之極也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於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内也言伐邑謂内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身吝以盡其義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身正之道爲可吝也不失中正爲身維用伐邑旣得吉而无咎復云身吝者其道未光大也以正理言之猶

爲邑邑已之自有故此伐邑有自治之意伐邑則九得正厲者吉吉則於自治爲无咎亦猶冥外利于不息之真所以自治者於進道有未光也上反三坎离毀未光之象易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固進極則遷善遠六三之行六五之往皆不曰晉者三行則上反三五往則上反五反非進也故二爻不言也

新安朱氏曰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占者得之而以伐其私邑則雖危而吉且无咎然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亦可吝矣○

三、三六

易文三十五

二十三

時

本義開晉其角維用伐邑本義作伐其私邑程傳以爲自治如何先生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爲取喻伐邑如墮費墮郈之類是也大抵今人說易多是易中有此一語便以爲通軀事當如此不知當其時節地頭其所占得者其象如何若果如今人所說則易之說有窮矣

東萊呂氏曰上九以剛居剛處卦之極而用剛健之物剛之太甚者也故无施而可蓋太剛非道之中以之治人則失於酷以之事君則失於

訐以之干祿則失於躁惟以之自治則可故伊  
川曰剛極則守道愈固進盛則遷善愈速此乃  
用剛自治之道也然猶曰正吝者蓋進道之  
本當寬裕優游待其自進非剛強也若剛躁  
速其進急其成則失貞正之道惟放乎四海盈  
科而後進方合道之躰此失之剛所以言未益也

大易集義卷第三十五





大易集義卷第三十六

三三 離下 坤上

伊川先生曰明夷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夫進之而一作不已必有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為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及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為明夷 易傳

東萊呂氏曰其卦離下坤上離文明也坤柔順也文明在下而上為柔順蔽塞不得光明所以為傷之象也

明夷利艱貞

伊川先生曰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真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為明一有字君子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夷傷也為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故為明夷又其上六為暗之主六五近之故占者利於艱難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

東萊呂氏曰利艱貞夫當太平之時上下相通君子道長上為君所信下為人所歸故正則易惟是艱難之時小人道長君子不見信於上當此之時欲守其正所以至難故明傷之時利艱貞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伊川先生曰明入於地其明滅也故為明夷內卦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為人內

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

文王以之當紂而昏暗乃明夷之時而文王內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內不失其

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一作此此文王所用之道也

故曰文王以之○明夷之時利於處艱危而不失其真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

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然箕子能一天藏晦其明而自

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並易傳橫渠先生曰文王體一卦之用箕子以六五一爻

之德文王難在外箕子難在內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箕子以一爻言之也文王摠一卦言之也係辭曰易之興也其當商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文王與紂之事邪其明夷之謂乎易說

藍田呂氏曰明夷藏而不顯也明夷之義文王箕子事紂之道也君子之德非所尚於明夷而蒞衆之道不用明焉於是乎取之

漢上朱氏曰離爲日爲明坤爲地爲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夷傷也晉日在上日晝也明夷明入地中暮夜也鄭康成曰日往地上其月乃光

易說

卷三

至其入也明乃傷矣晉者明君在上羣賢並進麗乎大明之時明夷者闇君在上明者在下見傷之時故曰明夷此以坤離兩體言明夷也明夷晉反離爲文明坤爲柔順坎爲險難陽爲大文王當紂之時內含文明外體柔順蒙大難而免於難故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言文王用明夷之一卦也初六則其明熄滅處之者利在於艱貞而已艱貞者有其明而晦之也如日在地中其明可晦正不可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坎險在內內難也箕子紂同

姓近則身在商邑之中難在內者也佯狂被髮  
自守其志囚奴而不變其於正也難矣故曰內  
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言箕子同明夷利艱  
貞之三爻也文王箕子雖若不同其用明夷之  
道則一也在卦氣爲九月故太玄準之以晦

新安朱氏曰明入地中以卦象釋卦名內文明  
外柔順以卦德釋卦義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  
見囚也利艱貞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內難  
謂爲紂近親在其國內如六五之近於上六也  
明夷未是說闇之主只是說明而被傷者乃君

明夷上六

明夷

子也上六方是說闇君子出門庭言君子去闇  
尚遠可得其本心而遠去文王箕子大槩皆是  
晦其明然文王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  
子晦其明又云艱是它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艱  
難底氣象爻說利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  
艱可見不必更言之

東萊呂氏曰坤上離下明入於地也人皆視明  
入于地而明白此滅殊不知明本不能滅特暫  
入于地而已人皆以君子之道見傷而道滅殊  
不知本不曾滅何者正道本不可无如日入地

中其明初未嘗絕觀於渾天之法則可見也內  
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離內文明  
坤外柔順夫當見傷之時若外恃其文明則必  
見仇於小人何以蒙難哉惟是內蘊文明之德  
外以柔順而行則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兵  
无所投其刃藥无所投其毒斯可蒙大難矣故  
文王當紂昏亂之時雖囚於羑里而以柔順處  
之終不能害已柔順之明本非二事內之文明  
則外自然柔順外之躁動者即內之无文明亦  
非翰光埋彩之謂也日之在地中世上元不覓

有日文王之在殷紂元不覓有文王此所以能  
蒙大難也剝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  
箕子以之當患難之時瀆艱守正道所以為晦  
其明聖人恐人錯認晦其明之義以為和光同  
塵故又以内難而能正其志明之以見所謂艱  
貞者乃艱難而正志者也凡處患難昭昭若揭  
日月而行與夫隨波同塵者皆不足道惟能正  
志然後可謂晦其明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者  
也彖言文王及箕子至於爻則獨言箕子而不  
言文王何也蓋箕子之行應六五一爻而已至

於文王則一卦之全躰皆文王之用也豈可以  
一爻指名之手何以知之明夷爲卦坤上離下  
離之在內即文王之內文明也坤之在外即文  
王之外柔順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象大難是  
知明夷一卦全躰皆文王之用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伊川先生曰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  
過則傷其察太察則尽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  
觀明入地中之象於蒞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  
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爲明也

三

易文三六

四六

二

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无寬  
厚含容弘一作弘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蒞衆之道  
適所以爲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  
明之尽乎隱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任察而不失其治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蒞衆惟不用其明故能合

天下而爲明若察察而用明則蔽之者至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明夷者晉之反坤爲衆爲晦離爲

明初九九三入而治之蒞衆也天下至衆以明

蒞衆則知有時而困人情不安用晦而明則親

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  
去其祿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  
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  
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  
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  
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違疑其行  
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  
所以爲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或曰傷至於  
垂翼傷已明矣何得衆人猶未識也曰初傷之始  
也去垂其翼謂傷其所以飛爾其事則未顯也君  
子見幾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  
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况世俗之人  
乎但譏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  
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雖二儒者亦  
以爲過甚之言也又如袁閔於黨事未起之前名  
德之士方鋒起而獨潛身土室故人以爲狂生卒  
免黨錮之禍所往而人有言胡足怪也○君子避  
藏而困窮義當然也唯義之當然故安處而无悶  
雖不食可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進應於上爲三所困故曰于飛垂翼

君子避患當速勢不與抗退而遠行不違暇食靜  
以自守非有所往之時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明夷之初在下而未蒙難也其  
翔而後集卑以自牧而已不矯激而為高也故  
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其去而違之則宜速矣故  
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若孔子接淅而行是也然  
直道而事人則焉往而不三黜故有攸往 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明當升而反在下飛而垂翼  
之象也君子明者也明夷不明者也明與不明  
義與不義之分也不義者之食義者不受也明  
者所為不明者不信也故于行則三日不食有  
攸往則主人有言

漢上朱氏曰晉上九反而為明夷之初九離為  
鳥自上下下于飛也見傷而垂其翼者也柔為  
毛剛其翼也小人之害君子必害其所以行使  
不得進君子明足以見微故去位而行離為日  
之四歷三爻兌口在上三日不食斷之以義離  
困窮飢餓而不悔故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之  
四有攸往巽東南方主人位兌口為有言君子  
所為眾人固不識也方初九以正見傷於明夷



故不食乃義當然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躬順順時自處處之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闇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為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相傷害終能遠避之尔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為便唯蹶張用左蓋右立為本也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

必自免有道拯用

其一作其

壯健之馬則復免之速而

吉也君子為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故獲免之疾用拯之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二以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有為於斯時也。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則謂中正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傷之時而能保其吉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三同體三為六應故曰夷于左股居中履順難不能及故曰用拯馬壯吉馬謂初九

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三進獲明夷之主故曰南狩得其

大首易說

龜山楊氏曰南狩文王作興之象也而二老歸之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大老所謂得其大首

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居離之極至明之主也上六居坤之極至暗之主也離南方之卦離至南而益明得其地也故曰明夷于南狩明夷之世至明之主得其地以攻至闇之主必大有得故曰

易

易三十一

易

易

得其大首君子之於物无不愛也雖有其惡闕之而已正之而已不可疾也持不可疾之心以為正則君子用兵皆出於不得已也

漢上朱氏曰三公之位上大明夷之主九三極明至剛得位而不應不得已而動以克極闇之主湯武之事也自二至上艮離坎為中冬狩之時離為南三動之上南狩也故曰明夷于南狩狩者為民去害離之三陽乾也乾為首陽為大南狩克之得其大首大首元惡也得者易辭故曰得其大首離為鳥飛而上逆不可疾也九居上

大得應天心順民心也。无湯武之志則篡矣。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辨處近君之位，是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於君者也。六五明夷之君位，傷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當用故為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為隱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為用，世謂僻所為僻，左是左者，隱僻之所也。四由有

是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

其交深也。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姦邪之見信於其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无悟乎？于出

拙門庭，既信之於心，一作既奪其心而後行之於外也。邪

臣之事，暗君必先盡其心，而後能行於外。○入于左腹，謂以邪僻之道入於君而得其心意也。得其

心，所以終不悟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上六同為一卦，故曰入于左腹，與五親比，故曰出門，獲明夷之心。蓋用柔履中，其志相得，故曰獲心意也。易說

應初震爲左離爲大腹四自震應初入離入于左腹也坎爲心坤中爲意初六之四離變艮爲門四爲夜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初之四則坎坤變兌爲說獲心意之象故又曰獲心意也其微子去商之事乎上六極暗將亡其意豈願亡哉去暗就明亡者復存則獲明夷之心意矣震爲反生故也六四柔順而正與上六同躰比於三而遠於上六以譬則微子之類也腹之爲不能察而拒之此所以爲其所得也

漢上朱氏曰上六極闇九三極明四遠上近三尊右故也入于左腹不用其明也與聖人爲腹不爲目之意同獲明夷之心所謂求仁而得仁也于出門庭則與慎密而不出者異矣故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此微子之明夷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坤躰純柔至闇者也六四當明夷之世以陰居陰入于至闇之始在上者亦皆昏闇然能獲在上者心意出之于門庭之間者必以陰柔之資逆探在上之邪心在上者既闇又龜山楊氏曰腹坤象也坤躰之下故曰左腹坤

物能容者也自外而之內自上而之下九三所  
受也

新安朱氏曰此爻之義未詳竊疑左腹者幽隱  
之處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得意於遠去之  
義言筮而得此者其自處當如是也蓋離躰為  
至明之德坤躰為至闇之地下三爻明在闇外  
故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不同大四以柔正居  
闇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五以柔中  
居闇地而已迫故為內難正志以晦其明之象  
上則極乎闇矣故為自傷其明以至於闇而又  
足以傷人之明蓋下五爻皆為君子獨上一爻  
為闇君也

東萊呂氏曰大抵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  
苟不攻其根本見小人在於聚斂則攻其聚斂  
見小人在於諂諛則攻其諂諛見小人在於闇  
邊則攻其闇邊則終不勝夫小人蓋小人所以  
為根本以其先能以左道壞人君之心術故人  
君深信之而不疑今之攻小人若但攻其門庭  
而不攻其內此君子所以常不勝而小人所以  
常勝若子之攻小人盡亦反其本矣本者何在

正君心也孟子曰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伊川先生曰五為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義變動

隨時上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暗傷明之極

者也五切近之聖人因以五為切近至暗之人以

見處之之義故不專以君位一作義言上六陰暗傷

明之極故以為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

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

以一免於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

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也故徃狂

為奴以免於害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

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

貞矣以五陰柔故為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

貞固也若以君道言義亦如是人君有當含晦之

時亦外晦其明而內正其志也○箕子晦藏不失

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逼禍

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即

楊雄者是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雖近於闇然柔順履中闇不能掩箕

子之正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履尊位大中而承上六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者明之不可息以正而已故書曰囚奴正士以其蒙難而不失正也凡卦皆以五爲君位而明夷之君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天下不以爲君也其存者名號而已故以上六當之而父師其次也故以六五當之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其時而已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居二陰至闇之間不可與明所以利貞者知守中以爲正也此箕子事紂之義乎

漢上朱氏曰六五動則正正成離離明也不動成坤坤爲晦自晦其明也五上同躋迫於昏亂而不可去是以自晦其明以免禍箕子之明處也自晦者不動而已未嘗失正也明在其中失正則其明遂亡故佯狂者自晦也不受封去之朝鮮者正也聖人慮後世讀易者以自晦即守正而蒙垢愛生失其所守故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新安朱氏曰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利貞以戒占者

東萊呂氏曰上六為明夷之主昏暗之極而六  
五近之最為難處方欲毅然剛強既不可隨波  
逐流又不可湏是如箕子之正夫箕子為商舊  
臣紂之叔父乃佯狂為奴可謂能守正故此爻  
特發明其處傷之道大抵當顯明之中而用正  
正最易見惟是當暗傷之時用其正則難矣自  
常情觀之箕子甘心處於奴莫不謂其明已滅  
殊不知暗中有正處箕子雖處暗弱之時甘心  
為奴而箕子自靖人自獻于先生一念之正初  
未嘗息象言明不可息也以此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  
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伊川先生曰上居卦之終為明夷一作夷之主又為  
明夷之極上至高之地明在至高本當遠照明既  
夷傷故不明而反昏晦也本居於高明當及遠初  
登于天也乃夷傷其明而昏暗後入于地也上明  
夷之終又坤陰之終明傷之極者也。初登于天  
居高而明則當照及四方也乃被傷而昏暗是後  
入于地失明之道也失則失其道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明夷至于不明晦則極矣初登于



天後入于地則失位失位者以不明晦而失爲君之則也人君近君子遠小人兢兢焉唯懼不明乎善者所以守其則也得失无不自己爲之者得之明失之晦晝夜之象故聖人舉去明夷二卦及復以釋爻義原初懲後爲人君萬世之戒雜卦曰明夷誅也爲明夷之主而不誅者鮮矣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於自傷而入于地五者君之位以明德居尊位者人君所

以用其明也後入于地則其明夷矣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蓋窮則變變則通天之則也明夷至于極而不知變失則亦甚矣易說

藍田呂氏曰明當在上而入于地上六所以失明之則闇當在下而不用其明六二所以順以則也

漢上朱氏曰晉明出地上及爲明夷則明入地中不明而晦上六極坤坤爲晦故曰不明晦晉時出離坤登于乾五下照坤六四坤在上爲國故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晉反則離入于坤後

墜厥命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問明夷卦先生曰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爻說者却以爲是姦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於外殊不知上六是暗主六五却不作君說六四與上六既非正應又不相比又况下三爻皆說明夷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說故某於此爻之義未詳但以意觀之六四居暗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於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故小象曰獲心意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故

初登于天可以照四國而不免後入于地則是始於傷人之明而終於自傷以墜其命矣呂原明以爲唐明皇可以當之蓋言始明而終暗也東萊呂氏曰上處傷之極最是不明處夫居離之上本當明而反不明蓋始雖明而其後入于地所以晦其明也此一爻唐明皇當之當開元之初姚宋爲相而致大平可謂明照四國及後用李林甫楊國忠至於竄身失國是入于地象曰失則也則字最當看乃是開人君自悔之道蓋言始固明矣後所以晦者以其失夫初之軌

則也若常守其則何由而暗故曰其則不遠人  
君當自思之

大易集義卷第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五

卷三十六



大易集義卷第三十六



則也若常守其則何由而暗故曰其則不遠人

